

程玮著

程玮至真小说散文系列



Monsieur

Bernard Lichten
Chung wei
Hofweg 65
22085 Hamburg
Allemagne



少女的红衬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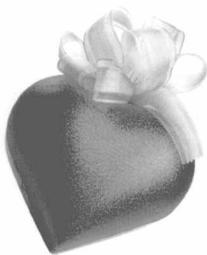
shao nü de hong chen yi

程玮著

程玮至真小说散文系列

少女的红衬衣

shao nu de hong chen yi



凤

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001 | 第一章 | 真实的梦境 |
| 022 | 第二章 | 汤妮的心愿 |
| 044 | 第三章 | 汤莉和汤妮 |
| 066 | 第四章 | 一瞬间的感受 |
| 083 | 第五章 | 交换角色 |
| 100 | 第六章 | 午夜时分 |
| 120 | 第七章 | 父母和孩子 |
| 140 | 第八章 | 梦醒时分 |
| 161 | 第九章 | 路小敏的第六感 |
| 183 | 第十章 | 阳朔西街 |
| 203 | 第十一章 | 别人的生活 |

目 录

227 第十二章 山和水之间

246 第十三章 有一种爱叫宽容

265 尾声 永远的红衬衣

程玮作品集

程玮作品集

程玮作品集

程玮作品集

程玮作品集

程玮作品集

程玮作品集

程玮作品集

“我必须去见她，”汤莉想，“我必须去见她，我必须去见她……”

“我必须去见她，”汤莉想，“我必须去见她，我必须去见她……”

“我必须去见她，”汤莉想，“我必须去见她，我必须去见她……”

“我必须去见她，”汤莉想，“我必须去见她，我必须去见她……”



第一章 真实的梦境

昨天晚上，汤莉又一次梦见自己。

梦里的她穿着红色的衬衣，是那种很柔软贴身的细棉布质地的衬衣。她的头发没有像平常上学时那样紧紧扎在一起，而是松散蓬乱地披在肩上。她一个人慢慢地行走在马路上。路两旁是树荫浓郁的法国梧桐。正在刮着很大的风，她的红衣服，她的黑头发像旗帜一样哗哗飘动起来，就像要带着她离开地面。大片的树叶从她身边飞翔过去，鸟儿一样轻盈地飞向灰色的天空。

梦中的汤莉就这样慢慢地在飞舞的梧桐树叶里走着，不慌也不忙。

汤莉不知道梦中的自己要到哪里去，又没法

问，心里很着急。这么一着急，她就醒来了。

已经是十一点半。

这就是暑假的好处，不用闹钟，可以一直睡到自然醒。

开了一个通宵的空调响得很厉害，就像过度疲劳的老人一样上气不接下气。汤莉从床底下摸出遥控器把空调关了。房间里一下子很静，静得空空荡荡。

汤莉家住的是城市高层豪华公寓，超大。这套公寓房的特点是，在大套公寓里还带了一个小公寓。小公寓可以单独出入。很小，一个小小的客厅，一个卫生间，一个小厨房，再带一个睡房。这是给成年孩子住的。在小公寓和大公寓之间有一扇门，这扇门关起来，就形成两套互不相干的公寓。汤莉住小公寓。爸爸和他的女朋友住大公寓。这些天爸爸和女朋友去青岛度假，汤莉就让那两套公寓之间的门紧关着，一个人过自己的小日子。

计算起来，汤莉已经三天没出门了。冰箱里还有半只西瓜，半袋冷冻饺子。打发一天应该够了。所以她决定今天还是不出门。她最近的原则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怕热怕吵怕烦也怕见人。

总之,什么都怕。她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这算不算因为去不成青岛,自暴自弃破坛子破摔的表现?

暑假去青岛度假的主意一开始是汤莉想出来的。汤莉暑假以后就要上高一,就要分文理科,然后就要跟着千军万马冲向独木桥。高考就会像一把利剑,找准她最柔软最不设防的地方一下子刺进去,让她彻底崩溃。崩溃以前汤莉还想开心几天。所以她计划在这个暑假和爸爸一起出门轻轻松松玩几天。

爸爸也一口赞成。爸爸已经好多年没和汤莉一起出去度假了。他专门排出了时间。爸爸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虽说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但在圈子里也是个有分量的角色。要不是为了宝贝女儿,他绝不可能专门腾出七八天时间去度假。

爸爸的女朋友叫司马栖,是有线电视台一个专题节目的主持人。她的那个专题每星期六半夜三更播一次,每次她就出几分钟画面。剩下来的七天就是为那几分钟忙碌。但她很成功也很有名,已经混到当红女主持的分上。汤莉一开始就暗暗希望她没有时间去度假的。可一听说去青

岛，她居然马上也腾出空来。汤莉虽然不愿意她掺和进来，但看在老爸的面子上也就没有反对。老爸有过几任女朋友，应该说，司马栖是唯一让汤莉不反感的女人。

汤莉的中考考得还不错。考完以后，汤莉就在网上找酒店，找机票，还专门去买了一本介绍青岛的旅游书，研究到哪里吃海鲜，到哪里买土特产。总之，青岛度假计划准备工作进行得顺风顺水天时地利人和。可是到了最后订机票的时候，老爸突然找了个机会拐弯抹角地问汤莉能不能让路小敏跟他们一起去。他说，这样对大家都方便。

这样对大家都方便！

汤莉永远不会忘记爸爸说这话的口气。当时他看着汤莉身后的一个什么地方，把这句话说得又轻又快，像要让它像风一样吹过去。可对汤莉来说，这根本不是一阵风，这是一把尖利的刀。

汤莉不笨，当然明白了他的言外之义。她气急。当时她没有反对三个人一起去度假，其实是给他们一个面子。以前寒暑假的时候，爸爸也曾经带汤莉出门去旅行。但从来就是他们父女两个人，没别人什么事。没想到这次为了当红主持人，爸爸居然这样重色轻友，放弃立场，这是汤莉没有

料到的。

她明白了一个事实：自己在爸爸心中的位置已经开始动摇了。

汤莉当然也没有傻到真的去问路小敏愿不愿意跟他们去青岛，这根本就是自寻烦恼。路小敏是汤莉的同班同学，更是司马栖的超级粉丝。她每个星期六都死心塌地地耗到半夜三更去看司马栖那几分钟的脸。如果她也跟着到青岛去，她会成天乐颠颠地跟在司马栖屁股后面帮着拎皮包。那汤莉更加没有优势了。

汤莉当时心里真的有山崩地裂的感觉。原来爸爸也是靠不住的，一个人说被抛弃就会被抛弃。但她已经成熟很多，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一哭二闹三撒娇。估计哭闹撒娇也不一定有用。她轻描淡写地对爸爸说，那就算了吧，你们两个去吧，我就不去添麻烦了。

爸爸一脸的不好意思，还准备解释。汤莉没有给他机会，戴上MP4耳机走开了。她强迫自己接受了这个事实。

回到自己房间里，她本来以为自己会扑到床上痛哭失声，就像那些蹩脚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一样。可是没有。

很多的伤心失望,不一定能哭出来。她又学到了一条生活道理。

起床第一件事,汤莉把台历上昨天的日子画掉。这是她从小就养成的习惯,每过一天就画掉一天。一个人被晾在一边的日子突然变得无聊漫长,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慢慢吞吞地在卫生间里刷牙,洗脸。镜子里的那个女孩子披头散发,一脸的无精打采,脸色还有点苍白。好像头发又长长了一些。像极了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

短信提示音响了一下,是路小敏发来的短信。从爸爸他们去青岛以后,汤莉就不再接任何电话。她和路小敏都是用短信来交流的。

今天你来吗?

还是你来吧。汤莉回信过去。

你过来!

你过来!

两个人把短信发来发去,都想说服对方到自己家里来。从暑假到现在,她们已经七天没见面了。她们总是发短信讨论是路小敏到汤莉这里玩呢,还是汤莉去路小敏那里玩。其实去哪家玩都是一样,坐着躺着聊聊天,或者上上网,看看盗版

DVD。问题是，太阳下蒸腾出来的暑气足以扼杀所有人出门的念头。所以她们两个人推来推去，半心半意，都不想做出门的那一个。

今天三十八度，有阵雨。路小敏又发过来一个短信。

明天我们再约！汤莉发回去。

汤莉和路小敏的关系有点奇怪。几天不见面会想，见了面几分钟又会烦。但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们是好朋友。她们自己也这样认为。

不出门，今天坚决不出门。汤莉决心已定。她走到窗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外面的天空。在她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她喜欢看天空。

天空是灰色的，就像她梦里见到的那样。大片的云彩像白色的花朵在天空里一边快速地移动着，一边变化着各种形状。连续高温了很多天，整个城市都在等待着一场雷阵雨。而这场雨已经快到眼前。

汤莉开始觉得身上哪里哪里都有点不得劲。算算日子，想起非得去一趟超市了。这样的日子汤莉常常会忘记，来的时候就手忙脚乱。她低低地骂了一声，把乱蓬蓬的头发梳一梳，胡乱套上一件T恤就出门去了。

电梯里人不多，大家尽量贴着角落站着，尽量回避目光的接触。这个楼里的人好像还不习惯互相打招呼。汤莉习惯地戴着耳机，一边听那些惊心动魄翻江倒海的音乐，一边看着眼前的无声电影。除了上课，平时汤莉周围世界的声音基本上被她用耳机屏蔽了。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跟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红色的数字轻轻跳动着，有时候停顿下来。门开了，有人进来，有人出去。红色的数字继续跳动着。叮咚，电梯终于到了底层。

亮闪闪的电梯门从中间无声地打开，出去时大家都轻轻舒了口气。

站在角落里的汤莉最后一个走出电梯。她迎面碰上九楼的文阿姨。文阿姨手里拿着两把折叠起来的红扇子，一定是在公园里跳了扇子舞刚刚回来。文阿姨和汤莉的爸爸是熟人，已经退休在家，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跳扇子舞，有的时候还会很可笑地在脸上抹胭脂。如果文阿姨脸上抹得红扑扑像妖怪，汤莉就会把脸转到一边不理睬她。今天的文阿姨脸色很正常，汤莉就对她笑一笑，算是打招呼。

谁知文阿姨竟像碰见鬼一样地呆在了原地。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汤莉，嘴巴挪动了几下。

汤莉赶紧把右边的耳机拿下来，问：“你说什么呢？”她很奇怪，平时遇到文阿姨，她们演的都是无声电影。

“这，这不是刚出去吗？怎么又在电梯里了？”文阿姨没有回答汤莉的问话，自己叽咕了一句走进电梯。她打开跳舞的扇子拼命给自己扇风。在电梯门合起来的一瞬间，她疑疑惑惑回头又看汤莉一眼，一脸害怕的样子。

“呵，呵！汤莉重新把耳机戴上。很无所谓地想，看来文阿姨真是老了，跳扇子舞也不能让她返老还童。

出了小区沿着街道一直走。不宽不窄的马路，两边种满高大的法国梧桐。时隐时现的阳光穿过茂盛的绿叶，在路面上留下斑驳光影。树荫的背后是花店，洗衣店，报亭，蛋糕店，小吃店，菜场。菜场外面的地面上西瓜一堆一堆的成了山，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几个像文阿姨一样跳舞回来的老太太，正在那里挑挑拣拣。然后左拐，是一个二十四小时超市。

小超市里人很少，天气闷热，连买东西的人都

少了很多。汤莉熟门熟路地在卫生用品那里找到她需要的东西，又顺手拿了一大堆零食，还有两大瓶可乐和几袋冻饺子。她懒得看冻饺是什么馅，反正吃到嘴里它们都是一个味道。如果有一种药片吃了不会饿肚子，汤莉马上就会买这种药片吃。一天三顿的事情，让她觉得很麻烦。

她推着车子去付款，那收款的小姐看一眼她，又看一眼那包柔软的东西，突然显出很吃惊的神色。

“怎么啦？”汤莉奇怪地问，她把耳机推到一边。

收银小姐没有把握地盯着汤莉又看了一眼，没有把握地说：“你，你不是刚才来过了吗？也买了这东西。”

汤莉张了张嘴，无语。她猛然记起刚才文阿姨也用这样的目光看过自己，就好像大白天遭遇鬼似的。她没有多问，赶紧付完款走出去。大热天的，脊背上竟升起一阵寒意。

今天这是怎么了呢？从早上那个怪怪的梦起，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看来就是有点不对劲。

汤莉疑疑惑惑地沿着树荫往回走。迎面吹过

来的风很潮湿，明显地传递着雷雨的信息。几片梧桐树叶在空中飘飞了一阵落到汤莉的脚边。梧桐的叶片很绿很大，表面上有一层细细的毛绒。她惊了一下。她又记起早上的那个梦。

汤莉心里有点害怕起来。她突然想找个人商量一下。当然只有路小敏了。她知道路小敏不会想出什么好主意，但有个人说一说，总比一个人憋在心里东想西想要好许多。她想着回去就给路小敏打电话。

进楼的时候，汤莉突然无缘无故地想到要去开信箱。

他们家里订了份晚报，几天不取，信箱很快就会塞满。其实这从来不是汤莉的事。她很不理解现在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对印在纸片上的文字感兴趣。从她有电脑以后，她所有的新闻都是从网上看的。可她偏偏今天进了楼就直奔信箱，好像有谁在后面推着她似的。

汤莉打开信箱，一大堆报纸，还有五彩缤纷的广告雪片一样落到她脚下。汤莉把掉到地上的报纸广告一一捡起来，最后发现有一封信，上面居然写着她的名字。她惊得张大了嘴巴。

汤莉已经好多年没收到信了，准确点说她从

来没收到过信。手机、电子邮件、短信、QQ，那么多通讯工具，谁还这么土想起来写信呢。她恨不得立马把信拆开来，但是电梯里还有别的人，她不想让人家觉得她多么的迫切，就像犯了早恋的花季少女似的。她把信翻了个个，才发现这是一封没有贴邮票的信。也就是说，是人家直接投到她们家信箱里的。

汤莉想，她这是招谁惹谁了呢？

电梯里的人很少，红色的数字跳得飞快，一会儿就到了汤莉的楼层。

走出电梯，她赶紧就把信拆开了，一张白纸上写着一行字：

请你下午四点钟到左岸咖啡馆来。如果

你今天不来，那就明天来。我会天天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等你，直到见到你。

没有署名。字写得很好看，还很端正，甚至端正得有点过分。从字体上看不出是男生还是女生。

汤莉心里有点崩溃的感觉。她觉得背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跟踪她，她抱着一大堆报纸突然

在长长的过道上飞跑起来。她一口气跑到家门口，飞快地开锁，飞快地进门，又飞快地把保险扣插上，再把门飞快地反锁起来。

安全了！

她松了一口气，用后背顶着房门，把那行字又仔细地读了一遍。

这条子写得好奇怪，说是约会，却充满了一种威胁的口气。好像是在告诉汤莉，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不去还不行。

汤莉在沙发上坐下来，把自己认识的男生在心里过了一遍，想不出有谁会给她写这样的信。班里的男生好像从来没有让她动过心。拿路小敏的话来说，大家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见来见去，就会发现很多毛病，发现了毛病就心动不起来。汤莉喜欢温和文静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要有长长的柔软得像丝绵一样的头发，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衣，像早晨的阳光那样清新活泼。可惜这种男生汤莉还没有碰到过。

但问题是，这是一封实实在在的信！而且那人不光写了信，还亲自跑来，投进了他们家的信箱。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愿意，他每时每刻都可以站到她家门口，咚咚咚地用力敲门。